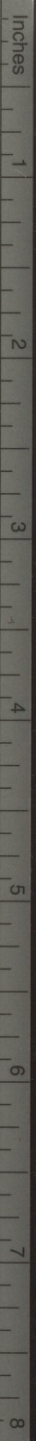


宋書

卷十六  
之十八

涵芬樓  
影印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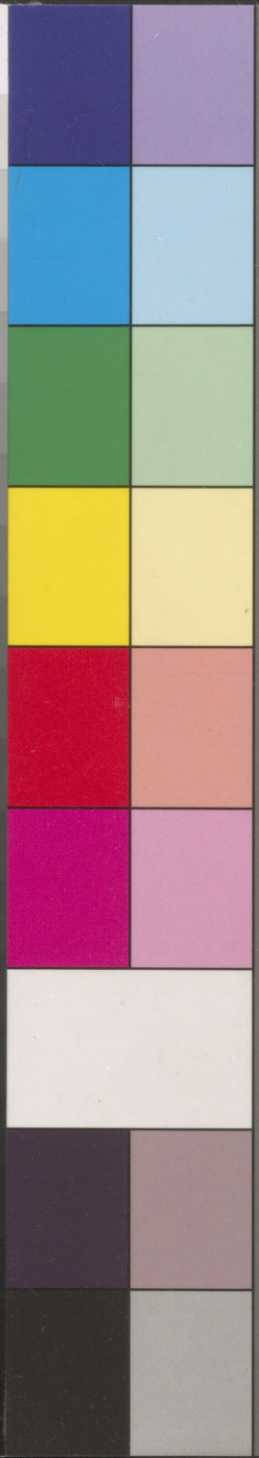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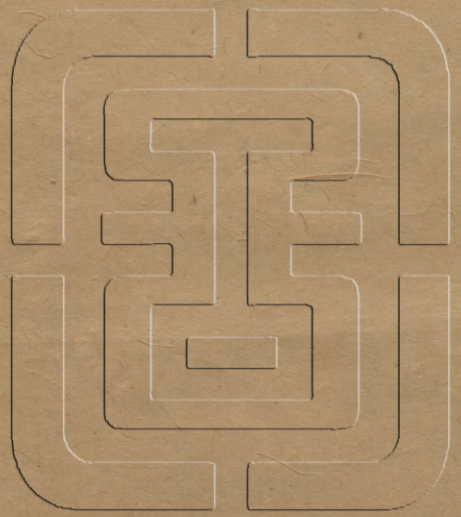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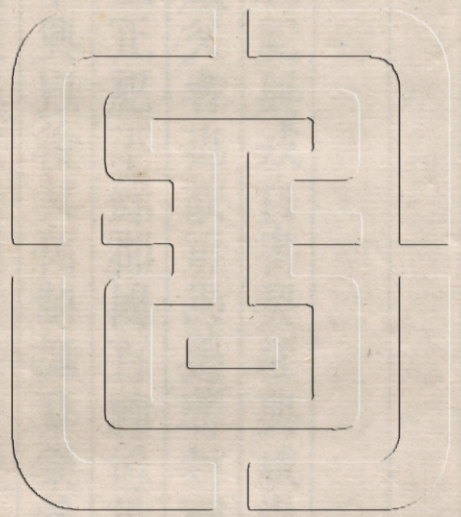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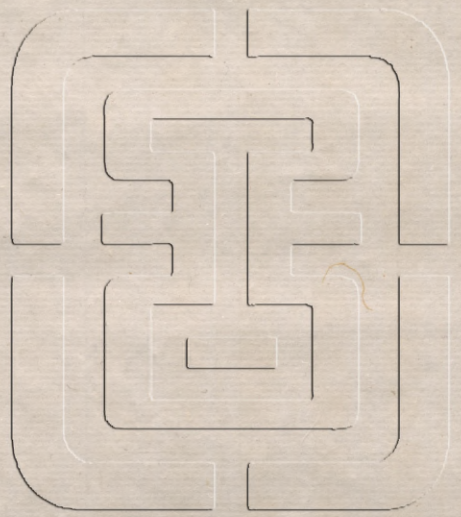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宋書卷十六 以... 帝景... 約... 撰...  
梁... 沈... 約... 撰...

志第六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  
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  
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  
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茲以降  
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十六

志

一

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

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卽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

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關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

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郊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卽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脩設中年羣臣奏議宜脩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

爲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  
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  
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  
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吳主  
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  
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  
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  
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  
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  
禮矣

劉備章武元年卽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  
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  
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  
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  
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于地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大  
神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宋書卷十六  
元  
四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憺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祇順開

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嶠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

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巳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澤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勩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



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  
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  
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  
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  
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  
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  
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  
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

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  
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郊於一丘憲章未  
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  
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  
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  
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  
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旣  
殞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

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義

晉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下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爲公德

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僞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帝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

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  
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畧是小節顧深永懷祇懼若厲  
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  
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于時  
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社稷質反之始戒嚴之  
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爲逆未經同告輿駕將

發醜徒冰消質旣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  
檢元嘉二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旣平蕩唯  
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  
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旣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  
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  
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  
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  
禮畧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

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畧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旣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

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

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祿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卽宗伯也又尋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

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旣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闕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

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膺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旣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性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

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亥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

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  
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禩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  
告義在郊非爲告目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  
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  
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所穀于上帝鄭氏說圓  
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  
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  
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  
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

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  
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  
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  
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  
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以告日而以  
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  
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  
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  
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  
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

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遽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

難戎車遄駕經畧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旣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卽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



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  
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畧疎數有分  
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  
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  
爲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  
詳辰酌衷實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  
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  
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  
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

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  
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脩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  
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  
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  
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  
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  
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  
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  
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

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  
鈞陳北極兩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  
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  
嶽山白山霍山鑿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  
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  
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  
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  
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  
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

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  
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  
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  
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  
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  
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  
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  
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  
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

親奉禋享固常典也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  
還更剋日詔可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  
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  
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脩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  
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訾氣令斯正鴻名  
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  
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  
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  
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

刑厝萬物揀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  
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濂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  
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  
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  
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  
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  
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  
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儀生於斯諸儒又  
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屋宇堂个  
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

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土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俎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

宋書卷十六  
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蘇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當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旣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

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掘疆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

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

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來古傳昧畧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旣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

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立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

帝王之盛業天入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

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



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  
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  
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  
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  
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  
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  
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  
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  
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諡不

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內有截世宗  
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  
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  
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  
民望絕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  
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  
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  
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  
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  
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

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而跡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

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歷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

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  
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典禮正樂頌作象歷  
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獻武英挺遭  
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  
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  
親翦凶逆躬清昏盞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  
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  
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雰於  
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榦於  
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頽羽

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絕  
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  
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  
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閭使啓  
關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  
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  
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  
入纂絕業德薄勲淺鑿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  
雖符祥顯見忍乎猶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寓禮祇謁  
神朕將試哉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

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  
聖咸由厥道玄勲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臧  
若其顯謚畧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聽爰泊姬漢風  
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  
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燠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  
禋歌之禮日觀施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  
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  
洪聲豈徒深默脩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騰非虛奏書  
匪妄埋擊雨恕神淳蔭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  
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施維功

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  
文皇帝以啓邁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  
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  
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  
神還靈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  
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  
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  
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  
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闕  
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

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施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  
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闕漢并角卽音栖  
翔禁籞衮甲霜味翮舞卅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  
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立文朱綵日月郊  
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  
淵禁山輿竚衡雲鶴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  
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勰氣昌  
物瑞雲照蒲軒龜軫闕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  
道遵英抽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  
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

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立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  
盛德之容介丘靡聲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  
交木之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  
謨詳淵載行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訊辰稽古肅  
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  
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佩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  
文間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  
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  
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闕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  
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

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  
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  
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  
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  
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誥闕 造  
訪鄒魯草滕書堙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  
鐫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  
曰天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  
一可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

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  
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  
尊皇祖爲太王丁夫人曰太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  
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  
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  
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  
皇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  
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  
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土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  
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

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

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

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

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卽策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旣不在宮



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烏程侯卽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祀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書詣閣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

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譙哭於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諡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

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  
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  
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  
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  
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  
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  
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  
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  
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  
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

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  
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於是改  
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  
明帝則別立廟晉又異魏也六月因廟陷當改治羣臣  
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  
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  
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壯  
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主于  
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擊虞之議

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  
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  
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被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  
又策諡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  
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旣卽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  
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  
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  
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  
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登愍  
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

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  
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  
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  
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  
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  
等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  
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  
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  
剿絕其命翦此羣兇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  
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

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旣

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鄭太后之廟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

府君皇考慮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  
卽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  
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慮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  
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  
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  
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媿  
好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  
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  
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  
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  
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  
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  
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  
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  
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  
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劍  
振起不策名於孝平豫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  
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  
烝嘗於經旣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

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

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窳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

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贊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

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議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太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

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霾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咨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郎臧熹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霾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

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初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



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

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旣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中書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注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旣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驃騎將軍

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  
無所改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  
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  
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  
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  
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  
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  
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  
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於廟故四時

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  
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  
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  
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  
而脩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  
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  
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  
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  
月殷興寧三月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  
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

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啓不允卽當責失奏彈而譽墮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

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遷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

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卽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奏從王謚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禋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禘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禋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裸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綬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旣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

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卽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

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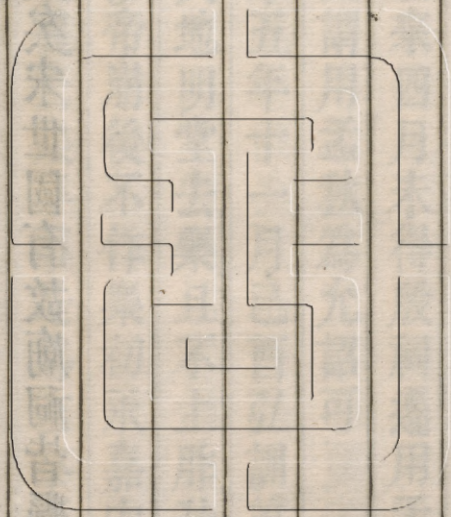
夏文圖又晉永明十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未行之其後太常江道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道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別旣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吉禘世宣爾宗厥大甄宜於古典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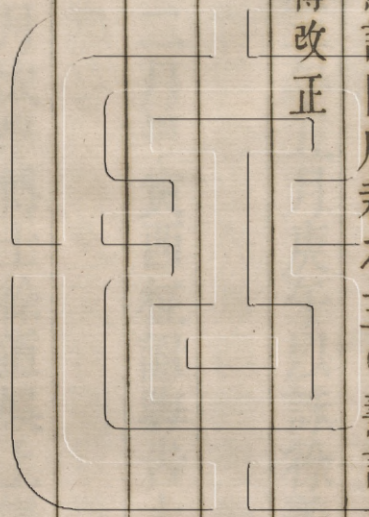
宋書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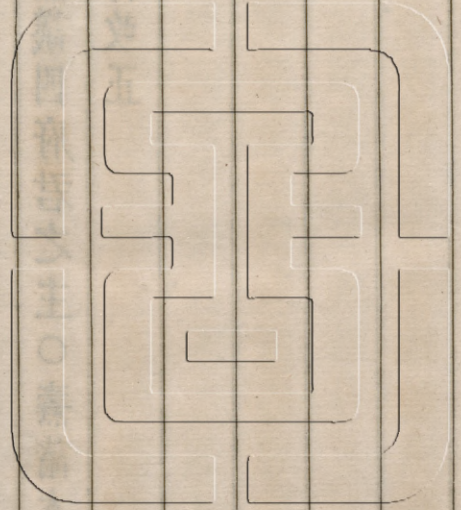
宋書卷十六考證

禮志三若其顯諡畧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聽○二畧字可疑南本諡下無畧字義亦不可通

祠部郎臧燾議四府君之主○燾諸本皆訛壽今據南史臧燾傳改正



宋書卷十六考證



宋書卷十七

梁不設 沈合 約故 撰類

志第七

禮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誅徐羨之等讐恥已雪幣告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晦平車駕旋軫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十七

志



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聞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遂議在始不逆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

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遂等三人謂舊儀爲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遂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

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竝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蒸祀重祭薦禮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寢不報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

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  
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  
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  
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  
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  
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竝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  
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犧不祥  
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  
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

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  
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  
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  
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荅博士徐道娛等又議  
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  
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  
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  
如所稱令參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  
雄雞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

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  
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  
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  
王寔紹廣漢殤王後告于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  
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旣共堂  
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  
禰廟祠部朱膺之議以爲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  
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  
一室是也旣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爲  
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以爲國之大事必  
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  
告七廟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  
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爲  
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燮之議南豐  
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  
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  
廟臨軒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王嗣爵封已絕聖恩垂  
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同始封爲之告廟臨軒殿中郎

徐爰議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以一城  
既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欲繼後南豐彼此俱  
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  
不合臨軒同博士王爰之議參詳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祠太廟  
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  
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天棗禮宮中有故三  
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  
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旣如之祀亦宜然案祭

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  
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  
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  
天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  
親奉之義博士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案盛長子  
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豕明文監國之重居然  
親祭皇女天札時旣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二議不  
同尚書參議宜以郁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  
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

於禮爲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  
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  
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  
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  
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  
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齊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齊不可久  
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  
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  
人故蓋亦天眚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荅  
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

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  
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齊之  
內未及致齊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  
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今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齊而有舉  
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齊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  
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  
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况散  
齊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  
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  
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鼯鼠食牛改卜非禮晉

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准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迺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竝有成准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

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爲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總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妃如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總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

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旣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芟舍夏苗則以享禘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驅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麇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土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旣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



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  
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  
之內爲親奉輿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  
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  
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鄭立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  
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  
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總麻之喪於祖  
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

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  
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  
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朞之中並不  
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  
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  
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  
所上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  
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穆太后雖親非正統而  
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

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顏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爲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況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孫緬議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竝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闕宮非唯不躬奉迺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爲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爲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太后誕神啓聖禮備中興慶流胙增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寔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

毋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  
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  
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  
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祇足堅秉  
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  
同七廟六代乃毀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散騎侍  
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毀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  
議義恭等不毀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  
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  
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  
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  
故王立七廟遠廟爲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  
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  
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  
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  
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  
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  
章太后旣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旣不敢配

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若徐邈議今  
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  
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  
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  
奧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  
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  
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  
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  
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  
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

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  
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  
罔極既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  
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  
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  
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饗之  
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  
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  
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  
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

附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闕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誓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闕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

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畧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穌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

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  
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  
太后卽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  
新禰于上參詳蘇議爲允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  
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  
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  
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竝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劉緄議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  
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

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  
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旣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  
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  
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  
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  
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  
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  
觴爵今上旣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  
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軾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尚或  
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

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爲允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

旣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卽安于西廟竝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葬於廟兩階之間

按階閒本以薶告幣薶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毀主祔於虞主薶於廟之北牆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薶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僂應上下升之旣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畧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謙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薶毀殷主於北牆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爲允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蕃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臯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爲誠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旣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元帝大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



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魏明帝有愛女曰淑涉三月而天帝痛之甚追封諡爲平原懿公主葬於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大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旣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旣竟靈僂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酌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啓大蕃屬國爲

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  
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卽事求情愚以爲  
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二議不同參議  
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  
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  
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旣葬三日國臣從權  
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朞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  
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旣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  
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

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  
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  
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  
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穌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  
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  
三夫人然則三妃卽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  
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旣尊於列  
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  
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

新廟左丞徐爰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穌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朞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日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太學博士虞穌議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內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

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線緣革服於元嘉苦經變除申情於皇宋况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朔祀不得闕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參議穌議大體與爰不異宜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總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總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

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爲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卽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土以爲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人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故言報

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係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

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

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

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緡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粢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粢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

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  
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  
從何出而與解乖止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  
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同詔曰  
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  
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  
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  
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  
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  
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亦然  
也吳時宮東門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其廟同所也  
宋仍舊無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親耕藉此則先農無廢享也其禮無異聞  
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晉武哀帝竝欲藉田而不  
遂儀注亦闕畧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於藉田中  
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埽  
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  
衆執事質明以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畢班  
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常列於郊祭云漢儀皇后

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晉武帝太康九年楊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採桑壇東南帷宮之外去帷宮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禮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禮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禮華山禮也

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逮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禮可以闕哉自



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唯灑之天柱在王畧之內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已復墮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滌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以奔蹙漸以滋繁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人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遵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瀆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龜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愚謂宜

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賑則盛酒當以蠡栝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爲壇域參議景先議爲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賑宜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一依社祭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樹雨此雩崇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後修之至今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廢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代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命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大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莽嗣有學失爵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通竝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

於辟雝以顏淵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淵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漢東海王恭薨明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時會喪及使

者弔祭用博士杜希議皆去玄冠加以布巾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  
祠以太牢

文帝黃初六年十二月過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黃初二  
年正月帝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寧經司  
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藉田經左光祿大夫  
袁湛墓遣使致祭

大明五年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  
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晉司馬桓温征西  
將軍毛璩墓

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  
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爲可  
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  
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  
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  
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  
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  
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

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屬所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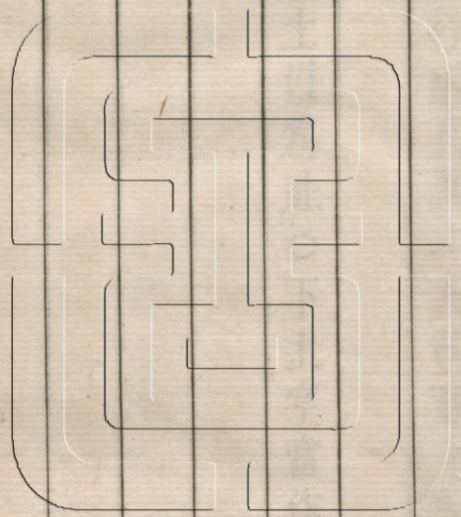
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

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鷄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鬻方今八月按比方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鬻糠粃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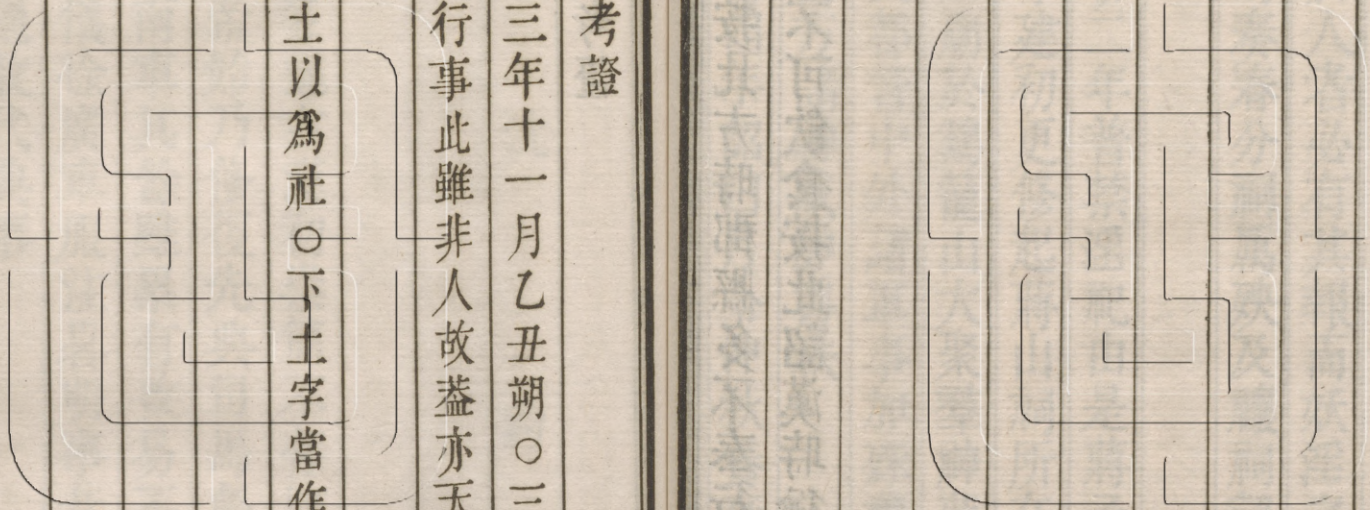
宋書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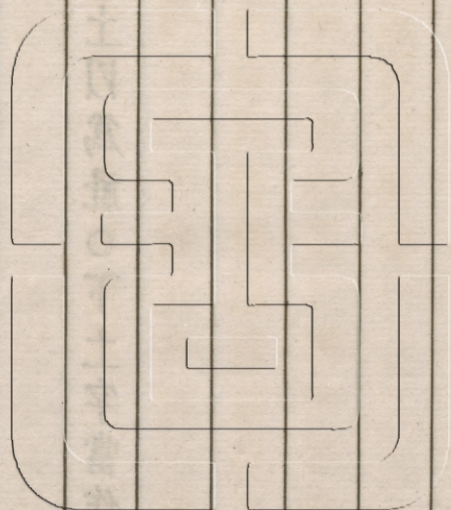
宋書卷十七考證

禮志四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三年一本作二年  
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矜也○矜與礙

通

能平九土故土以為社○下土字當作祀文見禮記





宋書卷十七考證

宋書卷十八

梁

沈

約

撰

志第八

禮五

秦滅禮學事多違古漢初崇簡不存改作車服之儀多因秦舊至明帝始乃修復先典司馬彪輿服志詳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車其餘雖累有改易不足相變晉立服制今辨定衆儀徐廣車服注畧明事昔竝行於今者也故復敘列以通數代典事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為輪輪何可載因為輿任重致遠



流運無極後代聖人觀北斗魁方杓曲攜龍角爲帝車  
曲其輈以便駕系本云奚仲始作車案庖羲畫八卦而  
爲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  
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  
表貴賤周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羣工致其巧  
車最居多明堂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爲大路  
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周之五  
路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飾備於考工記輿方法地  
蓋員象天輻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

飾車諸末因爲名也革者漆草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大  
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  
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秦閱三代之  
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  
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禮論輿駕議曰周則  
玉輅最尊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漢制乘輿金根車  
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輪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  
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二轄疏轂飛輪飛輪以  
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輪也金金薄  
繆龍爲輿倚較較在箱上楨文畫蕃蕃箱也文虎伏軾

龍首銜軛鸞雀立衡櫺文畫轅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椽末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軛上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應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名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其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俗謂爲五帝車也江左則闕矣白馬者朱其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晉江左駕猶有

之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漢制乘輿乃有之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駕白馬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大夫之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袁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晉先蠶儀皇后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爲副江左以來相承無六駕四而已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禮圖金路通赤旗無蓋改造依擬金根而赤漆櫺畫玉飾諸末建青旂十有二旒駕

玄馬四施羽葆蓋以祀卽以金根爲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路周官輿服志禮圖並不載其形段並依擬玉路漆櫨畫羽葆蓋象飾諸末建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視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以卽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駕玄木駕赤四馬舊有大事法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親耕藉田乘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戎車立乘夏曰鈎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獵車輶輪畫繆龍繞之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曰蹋

### 虎車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啓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

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爲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醜殺之

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

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僭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傳玄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卽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

犢車駟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卽犢車也江左御出又載儲侍之物漢代賤輶車而貴輜駟魏晉賤輜駟而貴輶車又有追鋒車去小車蓋加通幔如輶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

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又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

周禮王后亦有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凡五也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櫜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駢其法駕則紫罽駢車按字林駢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應劭漢官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青羽蓋駕駟馬旂九塗前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女騎夾轂此前

漢舊制也

晉先蠶儀注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騾馬騾淺黑色也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騾馬爲副公主油畫安車駕三三夫人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駢車駕三爲副九嬪世婦駢車駕三宮人輜車駕一王妃公侯特進夫人封君皂交路安車駕三漢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駢皆駕二右駢而已漢制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黑櫜文畫蕃青蓋金華施椽末黑櫜文畫轅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皆左右駢駕五旂旂九塗畫降

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三魏晉之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  
晉元帝大興三年太子釋奠詔曰未有高車可乘安車  
高車卽立乘車也公及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  
軾黑蕃者謂之軒皂繪蓋駕二右駢王公旂八塗侯七  
塗卿五塗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  
皆大車立乘駕四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駢也出乘安車  
其去位致仕皆賜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蕃銅  
五末駕二右駢晉令王公之太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  
三旂七塗其侯太子五塗  
傅暘故事三公安車駕三特進駕二卿一漢制公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廟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  
駢加皂交路帷裳非公會則乘漆布輜駢銅五末晉武  
帝太康四年詔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及安車各一  
乘傅暘故事尚書令輅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耳  
中書監令如僕射

漢制乘輿御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備千乘  
萬騎屬車八十一乘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  
其車服故八十一乘也漢遵弗改漢都長安時祠天於  
甘泉用之都洛陽上原陵又用之大喪又用之法駕則  
河南尹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

乘凡屬車皆皂蓋赤裏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宗廟用  
小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游雲罕皮軒鸞旗車  
皆大夫載之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傍也金鉦黃鉞黃  
門鼓車乘輿之後有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懸  
豹尾豹尾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太僕  
奉駕條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  
騎所謂護駕也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  
從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薛綜東京賦注  
以雲罕九游爲旌旗別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晉王建  
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徐廣車服

注以爲九游游車九乘雲罕疑是畢罕詩敘曰齊侯田  
獵畢弋百姓苦之畢罕大施遊獵遂爲行飾乎潘岳籍  
田賦先敘五路九旗次言瓊鉞雲罕若罕爲旗則岳不  
應頻句於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鉞戟宜是今畢網明  
矣此說爲得之皮軒以虎皮爲軒也徐又引淮南子軍  
正執豹皮以制正其衆禮記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  
豹尾亦其義類乎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  
徐又云木牛蓋取其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卽禮記  
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  
也史臣案今結旌綏旌同而德車武車之所不建又木

牛之義亦未灼然可曉又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謂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晉武嘗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輕車古之戰車也輪輿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置弩於軾上駕二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漢儀曰出稱警入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入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董巴司馬彪云諸侯王遮遡出入稱警設蹕

武剛車有巾有蓋在前爲先驅又在輕車之後爲殿也駕一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爲營是也

漢制大行載輶輳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



宋書卷十八  
志  
九  
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  
裳櫺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  
灼其身爲虎文謂之布施馬旣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  
宮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毀也自漢霍光晉安平  
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禮者皆大輅黃  
屋載輶輦車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卽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  
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車者犢車裝而馬  
車轅也又車無蓋者曰科車晉武帝時護軍將軍羊琇  
乘羊車司隸校尉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  
素者所服江左來無禁也

舊有充庭之制臨軒大會陳乘輿車輦旌鼓於殿庭張  
衡東京賦云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晉江左廢絕宋孝武  
大明中修復

上古寢處皮毛未有制度後代聖人見鳥獸毛羽及其  
文章與草木華采之色因染絲綵以作衣裳爲玄黃之  
服以法乾坤上下之儀觀鳥獸冠胡之形制冠冕纓鞋  
之飾虞氏作績采章彌文夏后崇約猶美黻冕咎繇陳  
謩則稱五服五章皆後王所不得異也周監二代典制  
詳密故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

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皆三代常所周之祭冕纁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至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減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衵玄至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還備衮冕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畧之晉以來無改更也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頂冠也皂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鞞也絳袴絳襪赤舄未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皂紗裙絳中衣絳袴袜黑舄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裙皂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菱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緇黑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帙單衣漢儀立秋日獵服緇幘晉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不應緇幘求改用素詔從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娛表不應素幘詔門下詳議帝執宜如舊遂不改

進賢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梁數隨貴賤古之  
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初祭於郊廟皆平冕  
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  
下九章也卿衣華蟲以下七章也行鄉射禮則公卿委  
貌冠以皂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  
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  
以鹿皮爲之

武冠昔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加貂蟬  
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絜  
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非其實也

其實趙武靈王變胡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  
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  
涼本以貂皮暝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乎侍中左  
貂常侍右貂

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說者云獬豸獸知  
曲直以角觸不正者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法官

謁者高山冠本齊服也一名側注冠秦滅齊以其君冠  
賜謁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遠遊乃毀變之

樊噲冠廣九寸制似平冕殿門衛士服之漢將樊噲常  
持鐵盾鴻門之會項羽欲害漢王乃裂裳以苞盾戴入

見羽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盡施用今志其施用者也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巾幘也知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宋乘輿鼓吹黑幘武冠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

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

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凡兵事忽謂之戎尚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革路以卽戎又曰兵事鞞弁服以鞞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晉郤至衣鞞韋之跗注先儒云鞞絳色今時伍伯衣說者云五霸兵戰猶有綬紱冠纓漫胡則戎服非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

有纂嚴戎服而六綬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  
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脫冠宋文帝元  
嘉中巡幸蒐狩皆如之救宮廟水火亦如之

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皆深  
衣深衣卽單衣也首飾剪髻幘

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首飾假髻  
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晉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鑲步  
搖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綬佩今皇后謁廟服袿褕大  
衣謂之禕衣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鑲蔽髻九嬪及公  
夫人五鑲世婦三鑲公主會見大手髻其長公主得有

步搖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爲緄帶各如其綬色  
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  
佐祭則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  
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

劉向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玉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  
各有其制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  
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瑀玟而緇組  
綬緇赤黃色綬者所貫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鞞如蔽膝  
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鞞非戰  
儀於是解去佩鞞留其繫褻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

襪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  
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  
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秦組綬  
仍又施之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  
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雋不疑云劍者君子  
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  
又帶劍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乘輿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  
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此則漢遵秦也初

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  
爲乘輿所寶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劍晉惠帝  
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  
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虞  
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也漢注  
曰璽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所  
好秦以來以璽爲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帝  
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皇后金璽綬亦如之於禮士綬  
之色如此後代變古也吳無刻玉工以金爲璽孫皓造

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馳馬鴨頭雜印今代則闕也

皇太子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纁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瑜玉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纁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二梁進賢冠佩山玄玉

郡公金章玄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二梁冠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纁綬三采綠紫紺纁草名也其色綠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

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水蒼玉

貴嬪夫人貴人金章文曰貴嬪夫人貴人之章紫綬佩于竇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好容華充華銀印文曰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好容華充華之印青綬佩五采瓊玉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諸王太子金印紫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  
郡公侯太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郡公侯太子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  
蒼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朝服武冠貂蟬侍中  
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

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

尚書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

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青綬  
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衛尉則武冠衛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檢  
晉服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進賢兩梁冠非舊也

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遊擊前軍左軍  
右軍後軍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  
武揚武廣武左右積弩彊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給



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東南西北中郎將銀印青綬  
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縣鄉亭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  
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遠寧遠虎威材官伏波凌江諸  
將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  
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  
度支中郎將校尉都尉司監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  
宜和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五時朝服武

冠

州刺史銅印墨綬給絳朝服進賢兩梁冠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高山冠佩水蒼玉  
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給五時  
朝服武冠

中書侍郎給五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虎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其在  
陛列及備鹵簿鷩尾絳紗縠單衣鷩鳥似鷄出上黨爲  
鳥彊猛鬪不死不止復著鷩尾

北軍中候殿中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夷戎蠻越烏丸西域戊巳校尉銅  
印青綬朝服武冠

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止  
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

牙門將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騎都督守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祕書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沙治書侍御史銀印墨綬朝服法冠

侍御史朝服法冠

關內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諸博士給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銅印墨綬朝  
服進賢兩梁冠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止單衣幘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  
服朝服曰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巖廊

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  
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  
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  
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  
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  
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  
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  
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  
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  
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旣開公

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爲宜按令稱諸有兼  
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  
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  
而卿寺爲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  
先請臺詳服議曹郎中沈俟之議曰制珪象德損替因  
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  
豈必殊代襲容改尚訟物哉夫邊貂假幸侍之首賤憤  
登尊極之顏一適時用便隆後制况朱裳以朝緬傾百  
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爲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  
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益何事棄盛宋之興法

追往晉之積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儉又上議曰自項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卽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積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畧爲

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二俟之又議雲火從物泐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裳黻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咎達官之簡畧律苟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關於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烏之職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蓋

前令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矛盾之警討論疑制焉取彊弱之辨府執旣革之餘文臺據永行之成典良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行迷參詳竝同儉議遂寢

諸軍長史諸卿尹丞獄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相內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治書公主家僕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皂朝服郡丞縣令長止單衣幘

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內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太子率更家令僕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

黃門諸署令僕長銅印墨綬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巳校尉長史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江左公府司馬無朝服餘止單衣幘

廷尉正監平銅印墨綬給皂零辟朝服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農銅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北軍中候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常從虎賁督督校督司馬虎賁督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殿中將軍銀章青綬四時朝服武冠宋末不復給章綬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令史門下主事令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尚書典事都水使者參事散騎集書中書尚書令史門

下散騎中書尚書令史錄尚書中書監令僕省事史祕書著作治書主書主璽主譜令史蘭臺殿中蘭臺謁者都水使者令史書令史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節騎郎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著鷓尾絳紗縠單衣

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銀印青綬四時朝服武冠

關外侯銀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左右都候閭闔司馬城門候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部曲督護司馬史部曲將銅印朝服武冠司馬史假墨綬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  
秩千石者兩梁

城門令史朝服武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諸門僕射佐史東宮門吏皂零辟朝服僕射東宮門吏  
卻非冠佐史進賢冠

宮內游徼亭長皂零辟朝服武冠

太醫校尉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

朝服武冠

小黃門給四時朝服武冠

黃門謁者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朝賀通謁時著高  
山冠

黃門諸署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中黃門黃門諸署從官寺人給四時科單衣武冠

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銅印墨綬給四時  
朝服武冠

太醫司馬銅印朝服武冠

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朝服鼓吹監總章

宋書卷十九  
志  
三十四  
協律司馬武冠總章監司律司馬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銅印  
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醫丞銅印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諸署丞銅印黃綬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稱長園監銅印黃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諸縣尉關谷塞護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  
衣幘

洛陽卿有秩十銅印青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爲

刺史郡守若萬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  
青綬

平虜武猛中郎將尉都尉銀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爲  
千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銀印朝服武冠

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若非以工伎巧能特加此官者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  
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朝服武冠其  
長郎壯士武弁冠在陛列及鹵簿服絳縠單衣

陛下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賁在陛



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鵠尾陞長假銅印墨綬旄頭  
羽林在陞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上著韋畫要襦假  
旄頭  
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守陵虎賁佩武猛都尉  
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守陵虎賁給  
絳科單衣武冠  
殿中冗從虎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者持鉞戟冗從虎賁  
佩武猛都尉以下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  
絳科單衣武冠

持椎斧武騎虎賁五騎傳詔虎賁殿中羽林及守陵者  
太官尚食虎賁稱飯宰人諸宮尚食虎賁佩武猛都尉  
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給絳繡武冠  
其在陞列及備鹵簿五騎虎賁服錦文衣鵠尾宰人服  
離支衣

黃門鼓吹及釘官僕射黃門鼓吹史主事諸官鼓吹尚  
書廊下都坐門下守閣殿中威儀騶虎賁常直殿黃雲  
龍門者門下左右部虎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  
下中書守閣給絳繡武冠南書門下虎賁羽林騶蘭臺  
五曹節藏射廊下守閣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黃沙廊

下守閤謁者錄事威儀騶河隄謁者騶諸官謁者騶絳  
構武冠給其衣服自如故事大誰士皂科單衣樊噲冠  
衛士墨布構却敵冠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  
朝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朝服非護烏丸  
羌夷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戎已校尉皆不給  
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  
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  
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  
鞶古制也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  
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  
革帶袷袴各一烏袜各一量簪導餉自副四時朝服者  
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  
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構五丈二尺中衣  
絹五丈緣皂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  
給袴練一丈四尺縑二丈袜布三尺單衣及構袷帶縑  
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末斷不復  
給至今山鹿狎柱狎白狎施毛狐白領黃豹斑白麕子  
渠揆裘步搖八鑲蔽結多服蟬明中襪白又諸織成衣

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爲禁物  
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  
以下加不得服三釵以上蔽結爵又假真珠翡翠校飾  
纓佩雜采衣栳文綺齊繡黼離袿袍第六品以下加  
不得服金鑲綾錦繡七緣綺貂狎裘金叉鑲鉚及以  
金校飾器物張絳帳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羅紈綺縠  
雜色真文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襪假結真  
珠璫珥犀瑋瑁越疊以銀飾器物張帳乘犢車履色無  
過綠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蒔絳金黃銀叉  
鑲鈴鑄鉚履色無過純青諸去官及薨卒不祿物故家  
人所服皆得從故官之例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屬  
碧校鞍珠玉金銀錯刻鏤彫飾無用之物

天子坐漆牀居朱屋史臣按左傳丹桓宮之楹何休注  
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從來久矣漆牀亦當是漢代舊  
儀而漢儀不載尋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  
珍木嘉樹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咀致之未易藉地廣  
之資因人多之力則役苦費深爲傲滋重是以上古聖  
王采椽不斷斷之則懼刻楠彫楹莫知其限也哲人縣  
鑑微遠杜漸防萌知采椽不愜後代之心不斷不爲將  
來之用故加朱施漆以傳厥後散木凡材皆可入用遠

探幽旨將在斯乎

殿屋之爲員淵方井兼植荷華者以厭火祥也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冠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待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挾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乃使服布單衣皮弁以見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幘巾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帙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節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帙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謂之爲善因而弗改通以爲慶弔服巾以葛爲之形如帙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時謂之黃巾賊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爲朝

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  
徐爰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  
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繪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  
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史臣案晉  
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  
車白帟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著烏紗帟然則士  
人宴居皆著帟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  
而然但其頂員耳後乃高其屋云

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弔服弔服皮弁疑  
衰今以單衣黑幘爲宴會服拜陵亦如之以單衣帟爲  
弔服修敬尊秩亦服之也單衣古之深衣也今單衣裁  
製與深衣同唯絹帶爲異深衣絹帽以居喪單衣素帟  
以施吉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服侍中之服賜大  
司馬義陽王望衮冕之服四年又詔趙樂安燕王服散  
騎常侍之服十年賜彭城王衮冕之服

僞楚栢玄將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琅邪王衮冕服宋  
興以來王公貴臣加侍中散騎常侍乃得服貂璫也宋  
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離州刺史武昌  
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

已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  
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因諷有司更  
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  
誠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臯自頃  
以來下僭彌盛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于王公達于衆  
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  
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  
施帳并帟蕃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  
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杠鄣扇  
不得雉尾劔不得鹿盧形槩眊不得孔雀白鷺夾戟隊

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  
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  
長躡伎趯舒丸劔博山伎緣大幢伎五案伎自非正冬  
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袞帶信幡非臺省官  
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  
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  
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戟不在其限刀不得  
過銅爲裝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王之妃及  
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姻  
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帝皇子車輿不得

油幢輅車不在其限平乘舫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  
擬像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鑄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若  
先有器物者悉輸送臺臧書到後二十日期若有竊玩  
犯禁者及統司無舉糾並臨時議罪詔可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  
其人留其名也

宋孝武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  
議自今臨軒乘輿法服燾華蓋登殿宜依廟齊以來御  
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爲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位  
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如省所稱以爲永准詔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漢胡廣蔡邕並云古者  
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王者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法駕則三  
十六乘檢晉江左逮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  
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  
無所准並不出經典自邕廣傳說又是從官所乘非帝  
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  
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  
王十二乘詔可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車

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通關爲允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書左丞荀萬秋奏藉田儀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袍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案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邪禮記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鄭玄注周官司服異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藉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輿駕藉田宜冠冕璪十二旒朱紘黑介幘衣青紗袍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爲定儀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冠絳紗袍廟祠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異而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卽事



乖體謂宜同郊還亦變著通天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詔可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奏漢注儀大駕鹵薄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爲從序今改祠廟爲法駕鹵薄其軍幢多少臨時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輦輪御輅衣書等車爲副其餘竝如常儀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輿駕巡南豫竟二州冕服御玉路辭二廟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備春蒐之典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雖無生而貴者也旣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武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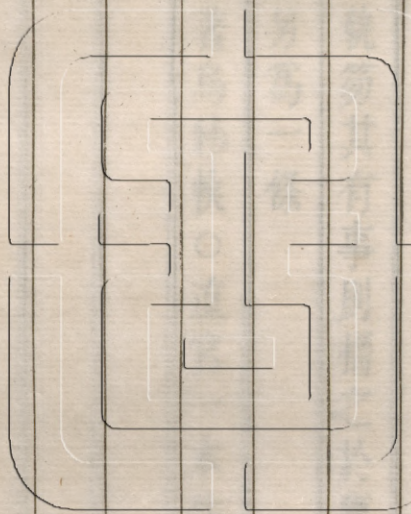
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輅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奏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且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泐古酌時於禮爲衷詔可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泐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纁玄衣黃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纁玄衣絳裳乘金路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冕四綵纁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肅冕三綵纁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宏冕二綵繪青衣裳乘木路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爲聽政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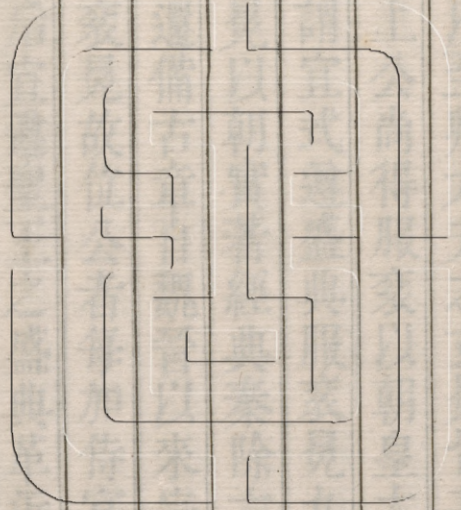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駕合著袞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以

下鄭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羣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衮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詔可

後廢帝卽位尊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太妃故事唯省五牛旗及赤旂



宋書卷十八



宋書卷十八考證

禮志五皇子為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故曰下

王字監本訛五今改正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諸本皆連

上文此當另為一條

又二宮直宮著烏紗帙。直宮一本作直官者是

又二宮前宮著無輝力。宜宮一本并直宮皆景

上文出當長高一

古書貴與音皆其下年俱辭大其湖壽○諸本皆

王字證本補正今知五

甄志正皇于為王駿以此乘始曰王青蓋專○始曰不

宋書卷十八考證

